

从中央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研所”)第一期研究生班毕业,屈指算来已经60多年了。然而回忆起来恍如昨天,那时的一切历历在目,学校、图书馆、宿舍的设施等样样清晰可见。该所的创办人丁玲,副所长张天翼,秘书长田间,副秘书长康濯、马烽,班主任徐刚等人的音容笑貌,依然浮现……

那是1952年,我和贺朗等应届大学毕业生有幸分配到了文研所。我喜出望外。我在中学时读过丁玲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北大中文系时读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来还听过丁玲讲述该书的创作过程。今后有机会跟丁玲学习,是何等的幸运。

那年8月1日,丁玲的秘书陈森去北大把分配到文研所的一群毕业生,包括我、贺朗、谭之仁(白榕)、曹道衡、张保贞、李仲旺、白婉清、许显卿(宋淑兰),接到了北官房30号宿舍。那个院子很大,东西北三面是整齐宽敞的平房,院落中间有个球架。我们放下行李,纷纷跑到球场,一派青年人的活力。徐刚和我们住同一个院里。后来陆续有辅仁大学的龙世辉、王树棻、王文迎、王鸿谟,清华大学的周永玲也都来了。那几天大家有说不完的话。有一天陈森招呼我们出来迎接上海来的同学。我们跑到大门口,陈森介绍道:这位男同学(指张兴渠)和这位女同学(指杨文娟)都是震旦大学中文系的。我们班除应届大学毕业生外,还有青年作家玛拉沁夫、刘真、左介勉、颜振奋、张凤珠等。

9月1日正式开学。典礼在鼓楼东大街103号所部礼堂举行,横幅红底黄字,写着“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研究生班开学典礼”,与会的嘉宾有:郭沫若、茅盾、夏衍、郑振铎、曹禺、赵树理、李何林、吴组缌、杨晦、王朝闻等。郭沫若热情洋溢地说:“你们这些雏凤在丁玲的文学研究所经过涅槃将出脱成凤凰,为新中国的文艺百花园绽放绚烂多彩、光焰万丈的花朵……”郭沫若的话博得热烈掌声。

我们第一课是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丁玲具体辅导。她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科班出身,内容读得懂。所以咱们的学习方法是以自学为主,然后开展小组讨论,老师辅导作为辅助。她说完这几句话,同学们各自回宿舍阅读,小组长将问题汇总给班长龙世辉,以使丁玲辅导时有的放矢。

有一天丁玲准备做辅导报告,开讲前她说咱们先彼此认识一下吧,每个人自报家门。她手里拿着同学的花名册。由龙世辉首先开始自我介绍,每当同学说出自己的名字,她对照名册单子细端详一番并“嗯”一声,生怕忘了似的。轮到谭之仁,她说你原来是个小胖子啊;轮到玛拉沁夫,她说好一个蒙古小伙子啊;轮到刘蕊华,她赞美说好漂亮啊!她的话惹得哄堂大笑,一时气氛非常活跃,她和我们很快拉近了距离。

当轮到王有钦时,丁玲问道:你的笔名叫贺朗,是不是英文Along的谐音?我插话说:老师猜对了,王有钦在班上个子最高,他是校篮球队的中锋,人们都叫他Along,他的笔名由此而来。丁玲说,你的解说词可得“优”,你是毛宪文吧?在龙世辉收集的问题中,我提得很有代表性,这也是改造思想的出发点。如果立场问题解决好,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改造思想就是以人民群众的立场和观点过滤自己思想中那些旧思想、旧观点,去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但这个过程有时是痛苦的,它要触及灵魂深

处久已习惯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要牺牲许多个人的利益。立场和思想密切相关,单从书本上很难找到具体答案,只有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中,才能得到具体的实际回答。

她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捷径,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就是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中,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永远,不是形式上和群众生活在一起,而是心要紧紧贴近人民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永远不脱离他们。听到这里,我举手发问:老师,我和群众生活环境不一样,对待事物怎样才能与群众保持一致,想他们所想?丁玲说,什么是所想?当发生了一件事,人们便有自己的意见,或赞成,或反对,表达出来就是你的所想。面对问题你不可能不想,你想了,你也说了自己的看法,就把你的所想亮了出来。你的看法如果和人民群众相同了,那就说明你的立场对了。如果因为思想里还有旧东西,就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把自己的言行与人民群众的进行对照,是最好的改造思想的方法。

她继续说道,我们都是文学工作者,大家都是今年刚毕业的中文系学生,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很需要我们反映蓬勃发展的新态势。以后你会从事写作业务,你写的东西怎样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呢?只有长期深入他们中间与他们同甘共苦,也就是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发自内心的为人民群众说话,作品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如果只是在表面上深入生活,你就不会全心全意地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当你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得到了一些写作材料,也许写出了一些东西,但不写出惊世之作。

过了几天,丁玲找我个别谈话。我首先谈了自己的听课收获,丁玲高兴地说,这很好!为了鼓励我继续往前走,丁玲再次就小组讨论中我所说的出身非无产阶级的包袱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丁玲说,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并举了许多出身非无产阶级但在革命中作出卓越贡献的榜样鼓励我。她说,只要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群众是看得见的。听了丁玲的教导,我表示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事后我才知道,丁玲当时不仅担任文研所所长,还是《文艺报》主编,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个人还在搞创作,她忙得不可开交。但她多次挤时间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这种园丁精神令人感动。

丁玲还抽时间为学员们批阅作业。据张兴渠回忆,有一次丁玲正发高烧,病倒在床,家里的人都好歹休息,但她还是抱着病体,一面服药,一面仔细地阅读同学们的手稿。她看稿子,提意见,总是那么中肯,从不拐弯抹角,也不模棱两可,总是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她不仅对有成就的作家关心备至,就是对无名之辈也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我的文章一派学生腔,不够格让丁玲批阅,出乎我的意料,丁玲把它油印出来,说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大家讨论。她说,你们生活在知识阶层中,习惯了后很多事情不以为然,今后要深入群众,同时还要向经典作家作品学习,学习他们的语言,“学生腔”会从写作中慢慢消失的。

完成《讲话》那个单元的学习内容,丁玲认为我们基本上

■讲述

在文研所听丁玲讲课

□毛宪文

处久已习惯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要牺牲许多个人的利益。立场和思想密切相关,单从书本上很难找到具体答案,只有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中,才能得到具体的实际回答。

她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捷径,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就是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中,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永远,不是形式上和群众生活在一起,而是心要紧紧贴近人民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永远不脱离他们。听到这里,我举手发问:老师,我和群众生活环境不一样,对待事物怎样才能与群众保持一致,想他们所想?丁玲说,什么是所想?当发生了一件事,人们便有自己的意见,或赞成,或反对,表达出来就是你的所想。面对问题你不可能不想,你想了,你也说了自己的看法,就把你的所想亮了出来。你的看法如果和人民群众相同了,那就说明你的立场对了。如果因为思想里还有旧东西,就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把自己的言行与人民群众的进行对照,是最好的改造思想的方法。

她继续说道,我们都是文学工作者,大家都是今年刚毕业的中文系学生,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很需要我们反映蓬勃发展的新态势。以后你会从事写作业务,你写的东西怎样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呢?只有长期深入他们中间与他们同甘共苦,也就是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发自内心的为人民群众说话,作品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如果只是在表面上深入生活,你就不会全心全意地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当你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得到了一些写作材料,也许写出了一些东西,但不写出惊世之作。

过了几天,丁玲找我个别谈话。我首先谈了自己的听课收获,丁玲高兴地说,这很好!为了鼓励我继续往前走,丁玲再次就小组讨论中我所说的出身非无产阶级的包袱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丁玲说,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并举了许多出身非无产阶级但在革命中作出卓越贡献的榜样鼓励我。她说,只要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群众是看得见的。听了丁玲的教导,我表示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事后我才知道,丁玲当时不仅担任文研所所长,还是《文艺报》主编,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个人还在搞创作,她忙得不可开交。但她多次挤时间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这种园丁精神令人感动。

丁玲还抽时间为学员们批阅作业。据张兴渠回忆,有一次丁玲正发高烧,病倒在床,家里的人都好歹休息,但她还是抱着病体,一面服药,一面仔细地阅读同学们的手稿。她看稿子,提意见,总是那么中肯,从不拐弯抹角,也不模棱两可,总是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她不仅对有成就的作家关心备至,就是对无名之辈也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我的文章一派学生腔,不够格让丁玲批阅,出乎我的意料,丁玲把它油印出来,说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大家讨论。她说,你们生活在知识阶层中,习惯了后很多事情不以为然,今后要深入群众,同时还要向经典作家作品学习,学习他们的语言,“学生腔”会从写作中慢慢消失的。

完成《讲话》那个单元的学习内容,丁玲认为我们基本上

弄清楚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但是要服务好,光凭有正确的出发点还不够,她说,打铁要靠自身硬,你们虽然是科班出身,但还必须充实自己。准备让你们去当编辑,这需要有很高的鉴赏力,才能发现稿堆中的金子。所以还要学习经典作品,今后每周要安排两次文学讲座,主讲人都是当今的名家,还要有计划地阅读古今中外名著,以提高我们的鉴赏水平。接着她发了阅读书目,并定出阅读计划。她说,一个有出息的作家,首先要有科学的世界观,才能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做去伪存真的认识,然后写出的作品才会有思想有灵魂。其次要有生活。生活从哪里来?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自己不做旁观者。做一个好编辑,当他审稿时,也离不开前面说的那两点。只有这样,才能看出所审作品是否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是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作品没有思想性是没有生命力的,如果缺乏生动鲜活的生活描写,也不会打动读者。

丁玲的这番话,让我们认识到提高业务水平的必要性,于是每周四次的讲座开始了:郭沫若讲诗,茅盾讲小说,赵树理讲小说中的语言艺术,曹禺讲戏剧,夏衍讲报告文学,艾青讲诗歌大众化,吴组缌讲《红楼梦》的人物刻画,李何林讲鲁迅,杨晦讲五四新文学等。听完专家讲座,我们就进行小组和课堂讨论,互相沟通,提高认识。我们普遍感到专业能力迅猛提高,因此学习积极性特别高。

郭沫若那天讲完课对丁玲说,你们这种学习方法过去是没有的,是一个创造啊!

完成业务学习计划后,轮到深入生活了。全班分成三个组,第一组由徐刚带队去青岛纺织厂向全国劳模郝建秀学习,第二组由李方立带队到房山农村,第三组由潘之汀带队到大同多个煤矿点深入生活。我在同家梁矿,贺朗在煤峪口矿。同家梁矿有全国劳模马六孩、连万禄,煤峪口矿有全国劳模王凤梧。我们在那里与矿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早上在矿口换上矿工服,戴上装有矿灯的柳条帽,和矿工一道下井,在井下向矿工学习开掘煤机技术,扛两米多长、直径50厘米的木料架顶板,往煤溜子里撬煤。

在矿井,下井前漂亮的小伙子,转眼间一个个变成了黑包公,汗线和汗渍在他们脸上勾画出沟沟坎坎。这些工人兄弟每天工作在地下500米深处,几乎看不到太阳。他们心中的太阳,就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向往。他们粗犷有力的大手,他们的汗水和煤沫子混合的味道,他们强有力的心跳和开掘深处宝藏强烈的渴望凝成无限的合力……这些只有和他们肩并肩地战斗,才有可能体会到。

那段深入生活的体验巩固了我们在学《讲话》时的收获,那些道理在生活中进一步得到验证。在与矿工的密切接触中,我根据所感写出了短篇小说《双喜》。贺朗从与王凤梧的共事中体会到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这从他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煤海烽烟》中可以看出,该小说塑造了诸多具有优秀品质的煤矿工人形象。

在我们深入生活期间,每个人都收到了丁玲的一封信油印

■行走

淹 旷

到了鄱阳县,乃知鄱阳湖。

鄱阳县位于鄱阳湖东岸,公元前221年建县,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郡县制而首批设置的县份之一。因而它具有2200多年的历史,比鄱阳湖早得名800多年,历来是郡、州、路、府驻地。鄱阳湖因鄱阳县而得名,鄱阳县因鄱阳湖而扬名。

到鄱阳时,天逢大暑。但是,足走乡间,舟行水上,无海热感,虽微汗浸面,却不湿衣背,浑身清爽,吐气从容,令人称叹。

叹这是一方福地:地是湿地,水是天水,造化赐福。人称水是自然之肺,湿地是自然之肾,这里的湖面与湿地绵延5000平方公里,吐纳之间,自然是漫天清爽。足落之处,鹤鸟齐飞,一如游园惊梦;拍浆声群,群鱼共涌,恰似闲庭信步。满目原始与和谐,浮躁的人心立刻就静了,恨不得顷刻就化为鄱阳鱼人。

当地人说,此地有鱼122种、鸟300余种,且多为世界濒危物种。这就对了,因为珍奇鱼鸟也如人,是有心性的,栖止之地,岂能无诗?而湿地与天水正是孕育诗意的地方。

鄱阳湖的水域真是大,接天壤地,令人怦然心动,无以形容。站在东鄱阳湖公园的湖心亭看水,水虽然是静止的,却总有往上漾动的感觉。这种盈满的意象,正如寄情田园牧歌的刘绍棠先生形容大运河,只要再放上一瓢水,水就溢出堤外。然而总也不溢,盈满却守成,富饶在深处。

晚间,在依湖而建的饶州饭店卧看当地人编录的册子《鄱阳风情》,读到唐代诗人张九龄的一首《彭蠡湖上》(鄱阳湖,古亦称彭蠡湖),不禁站了起来。诗云:“沿涉经大湖,潮流多行洪。决策趋北渚,逗浦已西日。所适虽淹旷,中流且闲逸。瑰瑰良复多,感云乃非一。庐山直冲流,孤石当阴末。水色天际飞,举峰湖心出。象类何交纠,形言岂深悉。且知皆自然,高下无相恤。”张九龄用“淹旷”一词,把鄱阳湖的魂魄一笔勾定。

陆地被水浸润,曰为“淹”;大水汤汤,一望无际曰为“旷”。“淹旷”一词,暗含着陆与水的辩证关系:水陆之间,且纵横,且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之切切,一如真心男女。

有人说,鄱阳湖明明是一脉内湖,冷眼相望,怎比大海还辽阔,还迷茫?是因为有陆的比衬,陆狭,则水旷。而大海只有它自己,空蒙四合,犹如黑夜,除了黑之外,不见豁然境界,便反而小了。

联想到湖光与人事,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在,无不相互承载,彼此交融,均是“淹旷”意象。“淹旷”真好。究其外延,是风化的风流,是苍茫的沧桑。

天 籁

入夜,在鄱阳县城漫步,在鄱阳湖上弄舟,总能听到纷繁、细细、切切的弦音与人歌,清澈与隐约,蹁跹与遽远,撕破夜幕,引人不归,不甘入眠。

好像鄱阳人活在戏中,鄱阳的民歌,就叫鄱阳渔歌,都是水音

■行走

鄱阳三韵

□□□

湖韵。譬如《开船歌》《撑船歌》《撒网歌》。

鄱阳的曲艺,也干脆叫渔鼓。

鄱阳的舞蹈,虽然不叫渔舞,但舞蹈的取材与形式,也均是湖上风物。譬如《龙灯舞》《蚌壳舞》《采莲舞》。

鄱阳的大戏自然是赣剧,但是他们觉得这样叫,失去了来路,与水的福荫远些,私下里还叫饶河戏。鄱阳曾是饶州府,府内有河叫饶河,它是鄱阳湖源脉之一,饶河入戏,既可回味往日的传统,又可以唱得像水一样自由。

说到鄱阳渔鼓,当地人说,这里有一道名菜,叫“春不老”,这种菜似芥似菘,俗称水菜,其状类似北方的雪里蕻。它叶厚而黑,茎却白而嫩滑,腌渍后香味绵长,颇为喜人。每逢“桑下春蔬绿满畦,蕊心青嫩芥芬肥”的时节,鄱阳人最繁盛的农事就是采挖“春不老”,遂成鄱阳的一大美景。

说鄱阳渔鼓,竟说到“春不老”,颇感新奇,便问:春不老与鄱阳渔鼓有什么关系?

答曰:春不老腌渍,首先要切碎,“笃笃笃”的切刺之声,彻夜可闻。整个鄱阳县城——东城与西城,南街与北街,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夜都感动得浑身震颤。“笃笃笃”的人之喜悦,岂能不衍生出渔鼓?

便想到鄱阳渔歌中为什么最爱唱,最经典的一首歌曲竟是《十八岁妹洗黎蒿》。因为黎蒿也是鄱阳湖的天赐美食,以至于范仲淹任鄱阳知州时,独钟情于黎蒿,腊肉炒黎蒿,居然是他的保留口味和待客佳肴。试想,身姿袅娜的鄱阳妹子,清波荡漾的鄱阳湖水,那个洗黎蒿的现场,一袅娜,一荡漾,衬之那个芊芊芳菲,多美!且美美皆美,妙不可言。情动于中,无法言说,自然诉之以歌。

那晚,与楚地作家王开林同赏饶河戏,竟看得手舞足蹈,心旌摇曳,颌首击节,状如顽童。盖因饶河戏,一如细流融汇,相邀入湖,既有典雅华美的昆腔京韵,又如秦腔、拔子,浙江调和安徽梆子一般丝丝入耳。撼人之处,是在如梦如幻,如泣如诉的慢板与皮黄将人醉入忘乡之时,兀然一声弋阳高腔,把人的魂魄陡地送到清绝的云端之上——红尘抖落,灵魂超度,见到天光。

开林叹曰:这哪里是人在唱戏,分明是鄱阳湖的湖语托身——大水辽阔,自然兼收并蓄;长风乍起,自然陡生波澜!

谁言不起?

民以湖为居,食以湖为园,曲以湖为根,自然承享天赐,自然承接天启,自然承传天籁。

鄱阳的水天上来,湖神摇袖送清音。

高 风

鄱阳湖既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自然是水产腹地,天然鱼仓。

鄱阳旧志载:“世俗风物,传承久远,汤肴素素,各有所长……燕(筵)率常品,虽鼎食家不必珍异。”就是说,在鄱阳,因水产丰饶俯首可拾,珍稀时鱼也成“常品”,盖“无鱼不成席”也。

鄱阳五日,食鱼多矣。始知鄱阳时鱼乃:春鲌、夏鲤、秋鳊、冬鳊鱼。

珍稀者,谓之“鄱阳三鲜”,即银鱼、鳊鱼、凤尾鱼。“三鲜”扬名,虽附丽于名人掌故——1946年,蒋介石在庐山开办“三青团”骨干培训班,特命蒋经国备下“三鲜筵”以示倚重;朱德老总转战江西时独爱银鱼,以至于进京之后,仍期望江西来人,能带此物。但“三鲜”名重,实仰仗于其自身品质与品格——

银鱼,古人称之为白小、儿鱼,白而小,终其一生,长仅二寸。在古代,鄱阳人洪适写有《银条鱼赋》:“滋银条之小鱼,实群游于深水。闻双目之如漆,体洁白之无比。绝肺肠而鲤鳞,信清莹之堪美。盈一掬之十百,唯味两而已矣……”体小,而游于深水;无足轻重,却洁白自持。品质“堪美”,更奇崛处,造化未赋予它产卵之具,亲鱼在产卵之时,须觅砂石磨削剖腹,行毕,即殁,由是,银鱼仅能存活一年。生命短暂,却壮怀激烈,且生生不息,品格殊可感。

鳊鱼也是的。

虽是淡水鱼,却要到长江入海口产卵。整个行程,为保种群纯正,不啖不饮,体能来瘦,仅靠消耗皮下脂肪,到了产卵地,鱼就清瘦了,脂肪所剩,仅够产卵,卵毕,即死去。卵孵化之后,幼鱼又溯流而上,回到鄱阳湖。周而复始,艰难困苦,不舍牺牲,依如家乡赤子、爱国忠烈,义无反顾。

至于凤尾鱼,当地人喜晒鱼干,即便是被人劈成两半,在烈日下暴晒,羽翼依旧舒展,肉色依旧莹白,肉质依旧鲜嫩,有不变的品质。

鱼之风骨,必昭示于人。

鄱阳人江万几,乃南宋名臣。为人峻直,力主抗元。朝廷腐败,众人不纳忠言,他不忍同流,隐退乡里。南宋国灭,不做贰臣,在鄱阳芝山西南凿水池,取名“止水”,率全家十七口,蹈池殉国。谒“止水”遗址,与著过《天地雄心》的王开林同声咏曰:水虽止,灵魂却依旧荡漾,且掀卷高风,直击长空。

鄱阳湖水流到现在,更孕育了不俗的来者——

陈世旭兄以鄱阳湖水洗心,不堕俗务,“闻双目之如漆”,执著于文章事业,成就非凡。鄱阳后生范晓波,笔立鄱阳,心无旁骛,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更有鄱阳土著陈先贤,发达的机会多多,却不商不官;屡遭不公,却不怨不艾。他潜心挖掘鄱阳的历史文化,戮力编纂鄱阳的风物典故,虽自身籍籍无名,却给鄱阳积累了宝贵的历史文献,塑鄱阳魂于时间深处,令人唏嘘不止。

都说人杰地灵,鄱阳可谓地灵人杰。湖人合一,气韵悠远。



冬日暖阳

王新瑛/图文

初冬的日子,连阴带雨的天气一直持续着。周末的一天,久违的太阳露出半个笑脸,望着窗外渐起的暖意,想起邻县的几位朋友,便去探望。

朋友带我们去乡下做客,路边的树木已经褪去了缤纷的衣衫,但山上依然洋溢着葱郁的绿意,午后的阳光抚摸着山川大地,温暖,顺着山坡静静流淌。

主人正在地里收黄豆,听说有朋友来访,扔下地里的活儿就赶回家了。

走进农家大院,阳光热情地洒在院子的每个角落,黑瓦、土墙,一串串金黄的玉米垂下屋檐,灿烂的光芒弥漫着玉米的香甜;红红的辣椒串儿贴着屋檐挂开,洋溢出主人温馨恬静的日子,三个小孩正倚在门槛上玩耍,看见有陌生人进来,嬉笑着躲藏到后面去了。

一盆火、一罐茶、几个小板凳,早已被主人放置在院子里空旷的角落,几句寒暄之后,大家围着火盆坐了一圈。喝茶、聊天、烤馍馍,没有一丝风,暖暖的阳光拥着我们,焦糊的馍香充盈着我们的味蕾。时光,仿佛悄然间停留在那里,宁静而美好。院边的麦草垛下,一只小鸡正在撒欢儿,一群鸡娃儿在院子里悠闲地觅着食物,不时发出几声呼唤同伴的鸣叫。

主家夫妇出进不停,忙个不停,我们的突然造访,让他们多少有些措手不及。问及家庭成员,才知他家有两个孩子,儿子和姑娘都在外地打工,只有春节才能回家,平时家里就他们带着孙子过。如今的农村,大多数家庭都只剩下留守

信。在这里,她谈了自己接触群众的真切体会,不仅教我们怎样接触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还教我们怎样做人。她告诫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看问题“要确实有见地,不要盲从,不能不辨是非,人云亦云”。要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至多只是起了一种“留声机”和“传话筒”的作用而已。没有见解的人经受不了风霜雨露的洗礼,甚至一遇风险就容易成为风帆两面倒式的人物。这封信对我认识生活及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结束深入生活的这段经历,我们回到所里对照《讲话》总结自己的收获。丁玲参加了我们的心得交流会。她在发言中谈了怎样读书的问题。她说,有人读书,读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看书要滚到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有时候,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那边边人的地方倒忘了。“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转引自邓友梅《八十而立》)

文研所的日子既紧张严肃,又丰富多彩。丁玲的教育方式,我们从内心里愿意接受,尤其她提倡互相交流学习的方法,这使我们这些学生主动与研究员班的学员如陈登科、胡正、徐光耀等人聊天,知道了他们的成长过程,收获很多。文研所的一套教学方法是丁玲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创造的。这套教育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鲁迅文学院。丁玲不愧是伟大的文学教育家。在她的教育观念影响下,一批批的作家、文学工作者茁壮成长。这里引研究员班一期一班学员胡昭的回忆,他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一位有胆识的女作家在作协会员大会上发言,称赞文学研究所是培养创作人才成效显著的单位之一。讲习所的师长们给我一盏灯,让我照着路前进。”胡昭的话说出了我们这些从文研所走出来的人的心声。

从文研所毕业后,我在《文艺学习》当编辑。《文艺学习》创刊广告发出后,稿件像雪片般涌来,我在审阅稿件时,看到一篇谈《水浒传》人物的文章,认为该文有见地,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于是拿给主编韦君宜审阅。韦君宜说,按你的意见去找作家修改。作者是谁?是李希凡,一名中国人民大学在读研究生。我找到李希凡说明了来意,李希凡同意修改,改后该文刊发在《文艺学习》创刊号上。贺朗后来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做编辑,培养了许多广东籍青年作家。龙世辉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有一次曲波背来一麻袋草稿,纸型也不统一,有大有小,杂乱得很。他很热情地接下这袋稿子,耐心地慢慢梳理,逐渐被作者描写的人物故事所吸引,认为是一部好作品。这部小说经过龙世辉的精心编辑,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就是当年轰动文坛的《林海雪原》。

30多年前,在京的文研所第一期、二期学员齐聚张志民家,共议如何为丁玲老师庆祝八十大寿。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送贝雕,有的说送唐三彩,有的说送柳木刻画……最后决定赠她一首诗,请个名家题写,然后装裱成立轴。那么谁来写诗呢?大家公推诗人张志民。两天后我拿到诗稿,果然气度不凡:“江南风雨塞北云,立笔横枪斩世尘。文章有声皆动魄,生涯无字更惊魂。”志民谦虚地说没有写好,因为丁玲老师的一生太丰富了,她对于文学事业的贡献怎么写也写不完。但这四句完全代表大家的心愿,表达了对老师的一片深情。大家议定请名家启功先生题词。估计启功先生是轻易不答应的,于是让王鸿谟、王文迎二人去,他们曾是启功先生的得意门生。他们两人去找启功先生,因先生外出,题写就此搁浅。大家遗憾连连。

文研所造就了我们的人生。60多年前丁玲谆谆教诲我们: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中!这话历久弥新,迄今仍彰显其现实意义。

記
王新瑛